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九一回 濟顛僧拳下救美人 祝三公肋間欺傻子

話說機三公這人持家極嚴，他雖然就只三妹一個女兒，□歲上便除掉了娘，又教成他這一身武藝，獨有「閨門」這兩個字他是時刻的留神，深怕稍有一些苟且，跌辱了自家的聲名。所以聽了錢志隱而不露的這一番話，恨不得暫時把祝三妹置之死地，免得敗壞了自家的門風。所以拿定主意，一見祝三妹由後面走出，不作聲不作氣的便下此絕情。看官，你曉得祝三公認定三妹穴道上這一拳，三妹如真曉得，有了提防，讓過了門，這祝三妹的本領本同祝三公肩上肩下，一拳既過了門，二拳便再打不到，充類至盡他也不躲不讓，兩手護住穴道，任憑祝三公怎樣打法也就可以沒事了。無如祝三妹此時也是一肚皮的氣，由裡面往外走，一見父親迎面走來，想迎上去將夜間看的情形說個實在。他斷不料祝三公起手下手這個絕情，所以一拳打來，祝三妹曉得萬躲不掉，喊了一聲「不好」，那知忽然無影無形由中間冒出一個邋邇和尚，將祝三公的拳頭接住，祝三妹便脫了身。至於這個和尚可用不著我做書的交代，一定就是濟公。但濟公怎樣到來的呢？只因昨日將狄小霞射走之後，他也回了大營，照會過張欽差、楊魁遷營等事。張欽差方要把周仁等追賊不回的話向他訪問，那知他匆匆走出大帳，忽然不見。他當下便老早老早到了盤山谷了。周仁、周義、周信、褚彪怎樣被搶，褚彪怎樣回供，錢志怎樣的，就連馬如飛同二週怎樣夜間冒雪，他都清清楚楚。總之這番人應受的磨折，卻然也逃不了的。兼之盤山谷這一回事件，內中卻含著兩件大事：一者金光寨非祝三妹不破，二者周信的婚姻非此不成。俗語說得好，也算是「好事多磨折」罷了。但到了周仁並褚彪等收至倉房，濟公這一夜卻就隱在祝家。所以當莊漢初送四人到倉房的時候，他遂現了一現，通了消息。到得天明之後，聽了祝三公起身，他也隱上廳去。祝三妹怎樣在父親前說明四人的實在，祝三公怎樣動怒，要去擒錢志、蓋世豪，錢志怎樣奸言巧語激祝三公動氣去害三妹，他都站在旁邊看得真切。所以到了祝三公近裡要結果三妹，三妹出外，兩人頂頭相撞的時候，他曉得祝三公拳頭一下，祝三妹性命難保。他遂暗暗的隱在中間，及至祝三公一拳對面打去，他便突然收起隱身法，弄一個出其不意，將祝三公的拳頭接住。這時祝三妹脫了身，便怒氣勃勃的奔進房中，擊出寶劍，就想去殺錢志、蓋世豪。祝善、祝慈深怕鬧出大事，連忙擋住三妹，不放他走向前面。祝善的妻子想了一個主意，便拿了一件雪■代披好，叫他兩個哥哥由後門將他拖出到月茶館裡勸解他去。前書之中所說馬如飛、周禮、周智在那吃食店遇著一個女子、兩個壯士，猜著定是祝三妹，卻就是這個時候了。

這裡祝三妹同祝善、祝慈吃茶，我且按下不表。卻說祝三公一拳正向祝三妹打去，心裡忽想道：「噯，我一個嬌生慣養如花似玉的女兒，□幾年的心血用在他身上，豈不就此一拳登時了結了嗎？」但那心裡雖然猛然懊悔，無如那一拳頭再也收不回頭，便咬著牙齒喊了一聲「算罷」！那知還未喊得出口，忽然眼睛一花，一個邋邇和尚來無影無形的站在中間，將兩人隔開，舉手便將祝三公的拳頭接住。祝三公大怒，說道：「人家管女兒，怪你和尚什麼相干？」說著又見那和尚這一種齷齪樣子，就想順便打他一個斤斗，殺一殺氣。不料手才一起，那和尚便應手栽倒，只聽「哇」的一聲，大喊道：「師父，徒弟的腿子跌斷了！」祝三公再一細看，原來不是和尚，是錢志坐在地下爺天娘地的喊，真個把一隻腿子截成兩段。那和尚在旁邊拍手大笑道：「人家管女兒，不怪和尚相干；人家管徒弟，更不怪和尚相干了。要不是這個說法，俺和尚還要行個方便，上前解一解功呢。」祝三公此時好生詫異，暗道：這和尚好生奇怪，我這個拳頭大約普天之下能接得住的，也還不多得很呢。獨他一手接住並不吃力，此時我打他一個斤斗，卻又變成是打的錢志。加之他來的時候又不曉得怎樣到來，這樣看起來，大約這和尚多分不是凡人，一定是位仙家了。濟公在旁邊又笑道：「我不是個仙家，我委實是個和尚。」祝三公一聽格外毛骨悚然，暗道：我不過心上的一句話，怎樣他就曉得？一定不是仙家也是佛，我祝三公不能錯過。

想罷便雙膝向下一跪，說道：「弟子家人不知錯誤；有勞佛爺下降，還求指點一二！」濟公大笑道：「祝三公，你可是要俺和尚指點指點你嗎？也罷，你且把俺和尚吃的那例行酒菜，代和尚辦得來，俺和尚向來是不做白大事呢。還有一層，要代俺快些起來。俺和尚歡喜世上人一個個都做高子，不喜歡人做矮子。俺看見人向俺裝矮子，俺急得就要撒尿了。莫弄了尿你一頭，被人笑話。」說著便做了要去褪褲的樣子，祝三公連忙站起說道：「佛爺莫撒尿，我請佛爺吃酒是了。但佛爺說那例行的酒菜，老朽卻初次孝敬佛爺，不曉得例行是派個什麼樣子？」濟公見問，把那顆蒲草盆子的頭扭了幾扭，說道：「俺不好意思說。也罷，你把個耳朵就得來，俺同你附了耳罷。」祝三公這人本是一位很有道理的人，他把濟公仔細一看，曉得他這齷齪形像是有心試人，斷然是一位道行極大的佛老。見他要他附耳，真個乖巧得很，忙將耳朵送去。濟公就耳未曾開口，先哈哈的笑了一陣，然後便說道：「燒酒，狗肉。」祝三公也笑道：「這卻容易得很。」隨即將濟公請到廳屋裡面坐下，喊過一個莊客，說了幾句。不上一刻，果然燒酒、狗肉都辦得來了。祝三公向不吃酒，恰好坐在旁邊陪了，順便吃早飯。他此時還不曾曉得錢志同蓋世豪的究竟，便叫莊漢去請他們一道來吃點心。那知二人一個抱了腿子坐在地下，一個站在旁邊，都同雷打癡了一般。

著官，你道這是一個什麼原故呢？因錢志他雖然不曾見過濟公的面，耳朵裡面一種印象卻然常聽見人說，又曉得他此時是大宋剿匪營的軍師。自從祝三公拳打祝三妹，他便冒裡冒失出了場，心中猜著有幾分數就是濟公。曉得這人到來有些不大尷尬，忙要跑到蓋世豪面前通個信息把他，就此逃走。那知這兩條腿不是自家的一般，就推車不由主的，反走到祝三公面前。祝三公存心打的是和尚，手上撻的卻是錢志。請教這祝老頭子的手腳可還得輕了？恰巧把一隻左腿的孤拐骨跌著脫了節。心中正然詫異，黃牛似的叫痛。只見師父同和尚磕頭作揖的，格外曉得不是勢頭。候著師父同濟公走至裡面，便挨住痛，喊蓋世豪近前，低低的商議道：「蓋將軍，你看見嗎？這和尚一定是大家營的濟顛僧。他到了這裡便大為不妥了。我腿子已被跌斷，你可以顧些交情帶我逃嗎？」蓋世豪聽說，既然濟公到來了，覺得三□六著，走為上策。就此便想攙了錢志出得大門，然後到馬房裡牽出了馬，預備逃走。那知心中想得是不錯，無如兩隻腳再不得起身，錢志坐在地下也不得一些移動，都被濟公用定神法定位。所以莊漢來請他們去吃早點，他們頭也不曉得點，但站著的還是站著，坐著的還是坐著，都同癡了一般。莊漢大為奇異，忙進裡對祝三公說知。

祝三公便要走去查點，濟公便止住著不讓他去。但他嘴裡塞了一大段狗筋，把上牙同下齒代他上起了絆馬索，一句都說不出話，只得「哦兒哦」的用手指著祝三公喊。祝三公見他嘴裡喊著，那牙齒上幾下兒扯個不住，頭向前一伸一伸的，喉嚨一咽一咽的，活像那雞子吞蚯蚓一樣。就此吞了許久，見吞不下去，便伸了釘耙手，向嘴裡一把將那狗筋拖出，向地下一撻，笑道：「該應狗嘴裡的食，卻勉強不到人肚裡去的。」當下又歎了一口氣，便向祝三公說道：「你不必去看令徒同那姓蓋的，他兩人嫌和尚齷齪不肯來，由他去罷。俺和尚卻有四個朋友在外面餓得很了，不妨留些請請他們。」祝三公道：「令友在那處呢？」濟公道：「就來，就來。」祝三公又問道：「老拙不善事務，佛爺來了已久，還不曾請佛爺的上下呢。」濟公大笑道：「不要問，不要問，俺的名字久已倒落在那東海裡去了。俺如今最怕人同俺用事務，問俺的什麼上下，便最是氣悶不過。也罷，俺卻有四字謎語，你去參詳會罷。」便接口說道：

「東海古何地，海中有何物？

大才請參詳，名由此中出。」

祝三公想道：「東海是古時齊國的地方，海中所有的無非是水，水字幫個齊字是個濟字。」想到此處，忽然心中大悟，暗道：「我明白了！去歲王親家由臨安回來，說西湖上出了一位濟公聖僧，人是顛顛倒倒的，衣眼是被披掛掛的，一天到晚燒酒狗肉是不離嘴的。卻然神通廣大，法力無窮，專在外面勸強安善，普救世人。照這樣謎語，想來多分就是那濟公聖僧。」想罷方要開口問個究竟，濟公大笑道：「你不必問了，既然猜著，還要問什麼呢？」祝三公此時心才明白。又想問濟公來此所為何事，只見外面走進來幾個人。濟公大笑道：「來得好，來得好，坐下來陪俺吃罷。」祝三公初時以為是聖僧的朋友，便連忙起身邀坐，及至再一細

看，不覺大吃一嚇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被提的那三個少年、一個褚彪。心中好生疑惑。

只見濟公哈哈的笑道：「老英雄可認識這四人嗎？」祝三公頓口無言，不曉得回認得好還是回認不得的好。濟公又笑道：「老英雄不必疑惑，只因這四位壯士都是奉旨剿滅小西天張元帥帳下得力的將官，他們只曉得遇著賊匪就追，不曉得賊匪中有老英雄的徒弟，因此冒犯虎威，致被擒獲。還求老英雄看俺和尚一些薄面，念國家剿匪得力的人員，寬恕這一次罷！」說罷便向懷中一掏出四副金鋼圈，三支金鋼箭，交代祝三公道：「物歸原主。」又說道：「這三支箭是令徒錢志在狄小霞營裡被石敢當盜了去的，俺和尚因沒有東西代這四位壯士贖罪，因此將這三支箭代英雄取來，以表報答之意。」祝三公一聽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跑出來對周仁面前跪下，磕頭如搗蒜的說道：「老朽罪過，老朽罪過，還求四位將軍開恩！所幸有濟公聖僧在此，他老人家最為明見，還是老朽同宋營將軍為難，還是因褚將軍說話不清，誤中奸徒之計，諒聖僧明見萬里。」說罷又磕頭不住的。周仁方要開口，只聽濟公大笑道：「老英雄不必如此，將後都是同殿的功臣，自家翁婿。快些起來，還有要緊的話說呢！」周仁等也便說道：「老英雄快些請起！俗云不知不罪。」

獨那褚彪氣悶不過，暗道：這個老殺才，他將老子們捆起，擱在地下餓了一夜。我老祖宗長老祖宗短的求了他多少，他一些靈應都沒得。那裡跑得來磕幾個頭，雲淡風清的就過了身嗎？大約一個個的都可以踏茅散火，獨我小呆子還要擺佈擺佈他才稱心呢。想罷，便裝做來扯祝三公起身，嘴裡說道：「老英雄快些清起，你老這大年紀，多分人老骨頭硬，我來攙一攙罷。」就此把一隻手便從祝三公肋下插入，明分是攙他站起，暗暗使用一隻手代那祝三公擺骨。這擺骨法本是他們有工夫的同有功夫的動手，是第一最厲害的法子，一經得了手，那怕你鋼筋鐵骨，登時酸癢不過，再也提不起勁，便有性命之虞。那知這祝三公究竟是個老江湖，他曉得褚彪虛請假意的攙他，就有些存心不善，他預先就把勁提得足足的。到得褚彪手到肋下，排了兩排，即是排的石頭，情知不妙，連忙縮手。祝三公便用了對成力，把手膀擺一擺，只聽褚彪「哇」的一聲，就同被鐵夾把手掌夾了一下，祝三公連忙一鬆，故意慌慌張張的問道：「褚將軍，這怎麼的？」褚彪滿面含羞入了座位，再也不好意思開口。

祝三公此時覺得四位都是貴客，剩點殘菜不成一敬，便叫過莊客到鎮上買了些精細的面點，備了酒菜，請四位重新入座。方才曉得周家三個就是關中著名的周家五常，因訪南俠馬如飛南來，便由濟公引入剿匪營，代國家滅賊。祝三公笑道：「老朽真是無用，周家崑玉萬里南來，尚知代皇上出力，老朽近在目前連消息沒一點，真算枉生人世了。」說著又悠悠的歎了一口氣。當下週仁、周義、周信同祝三公或談些世道，或講些功夫，或議論時下的人品，國家的運氣，真個言來話去，相見恨晚。獨有上面的一位濟公聖僧，下首的一個小呆子褚彪，他倆人始終口也不開，吃上前去。正在賓主得意的時候，只聽祝三公說道：「哎呀，我倒忘掉一件事了。」說罷，忙起身匆匆出外。不知祝三公所忘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